蒹葭堂稿

蒹葭堂稿卷五

陸楫思豫著

雜著

孟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千古之與同百聖之心迹一言盡之至論湯伐桀武王伐紂謂其誅獨夫而非弑君斯言過矣萬世是非之公嘗以孔子為的孔子之稱舜曰德為聖人至稱武王乃易而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固不以聖稱之矣其論文王之事殷泰伯之避周

皆嘆其為至德而叩馬之夷齊則稱之曰求仁
而得仁孔子之微意可見矣後蘇子瞻作武王
論乃曰使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篡
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亦將為法
受惡斯言正矣而非所以論於聖人奉天伐暴
之心也當是時桀紂之毒極矣湯武將坐視其
焚溺生民而莫之拯乎謂湯不可為南巢之放
武不可為牧野之誅又俗儒之說也使堯舜處
此則南巢放矣必擇夏後之賢者而立之牧野

誅矣必擇殷後之賢者而立之然後退守藩服天地之大經正矣或曰放弒其君而復欲北面以全臣節吾恐上疑下忌將身危國削之不暇矣噫此可以論後世之心迹而非所以語聖人也蓋負天下之至公者未有不能服天下者也伊尹放太甲于桐民大悅三年而反之民又大悅一人之身且終始不疑之矣而况於天下乎霍光廢昌邑立宣帝其後雖妻子不肖至於赤宗而麟閣之元勳誰能少之漢昭烈崩語諸葛

亮曰嗣子如不可輔君自取之以劉禪之昏庸不以為忌至亮出師告禪曰宮中府中相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自常情觀之其左右邪佞輩當何如其媒孽之也而卒不聞有一言誹謗於禪側者雖廖立李平之廢棄沒齒無怨言嗚呼三人者皆負天下之至公而不以一毫已私與焉者也若湯武伐暴救民而復立夏商之後以不廢君臣之大分上下豈有疑而忌之者乎惜乎湯武竟利于天下而遂使千萬世君臣

之義自戕壞之豈不深可悼哉

世儒嘗稱武帝好大喜功虛耗海內不足為漢家之令主此真俗儒之說惡是以語帝王之略哉愚嘗讀史至武帝反覆徧考其五十餘年之政竊嘆以為帝不特亘古之英君而實有功於萬世者也何則漢自文景之日海內之地自中原而南惟有吳楚及會稽豫章諸郡耳今兩廣閩粵及南交之地為趙氏所據而西南夷諸部即今雲貴建昌等處皆為蠻獠之區至於西北

之虜尤稱黠鷙中國之輿圖不廣天子之威德不振帝自即位後赫然震怒選天下名將四征不庭東并朝鮮遼左西開酒泉張掖南取甌越交象北掃匈奴單于而滇南夜郎牂牁越巂之地皆入職方幅員之廣幾倍於三代而中國帝王之氣象始大勵令須於西域至使三萬里外皆重譯來獻不再傳而呼韓邪款塞稱臣無復有疆圉之警此三代以後未之有也使非武帝開闢之則漢魏以後遞至今日四海之境未必

能如今日之盛也文帝恭儉玄默以德化民稱為三代以下之令主此特可以為盛德守文之法耳至於功在萬世武帝烏可少之愚謂三代而下可以無百孝文而不可以無一孝武後之品帝王者慎毋跡因襲之説以漢武為不足尚哉

光武兄弟同起興復漢室與新市平林兵共立劉玄為帝改元更始海内知漢氏子孫正名討賊者更始也及莽滅而更始入舊都正號以令

天下去雖不才天下固知其為漢主也光武以太司馬徇河北封蕭王承制皆更始與之也雖首唱義兵天下頗其絡漢祚而當時名分既定實則更始佐命之臣也更始委靡不道不足以承祚明矣但光武即位之日更始尚在也倘更始有謀臣見光武自立輔更始奉辭舉兵曰本欲興漢而漢今有二主是漢子孫先自叛也何以討不庭不知光武何辭以對按春秋之法則光武之自出不免為內叛然則光武將聽命於

更始乎噫更始之不君天下共知之矣特光武所以處之者未盡善耳光武既以身任社稷而馮異鄧禹之徒又皆海內英賢相與輔之天命之歸可知已更始方滅賊而遂殺劉演其為社稷之罪人已不可勝誅故光武宜下令先暴更始之罪而廢之然後顯即帝位以承天序其誰曰不然惜乎計不出此而使兩主並立及其遇赤眉之亂而出奔然後封為淮陽王且詔有敢害者族豈猶以玄為故主耶吁名義之不正亦

甚矣其弊在當時諸臣皆不學無術故相與闇昧至此及後世多光武之功烈遂不復究更始廢立之義此實幾微之際經常理道之所關也予特表而出之

自孫堅敗死已無孫氏矣幸而孫策英武少年能折節下賢收兵掠地撫有江東以成霸業無嗣而傳之於權權特因策遺緒而光大之耳及權即帝位而追帝其父堅策不過贈長沙桓王而已噫江東者固策之江東也權惡得而不追

帝其兄弑策雖權之兄實傳國於權者也權雖策之弟實嗣國於策者也權安得而不帝之權之不帝策其過大矣不觀之晉與北齊乎晉之業始於司馬懿懿傳之師師無嗣而傳之弟昭及昭進王爵則追王懿及師以其少子攸嗣師且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大業宜歸攸及武帝受命則又追帝其祖父及師北齊之業始於高歡歡傳之澄澄傳之弟洋及洋受魏禪追帝父及澄權之視策猶昭之視師洋之視澄不知

彼何厚而此何薄哉噫榮如有靈當不瞑目於
權之帝矣

儒者之論曰務廣德者强務廣地者荒愚竊以
爲言無本末則誤天下者皆儒者之陋說也人
君之御天下德固其本矣然以一身爲宇宙民
物之主不務廣地將誰務耶太宗命侯君集滅
高昌以其地爲西州詔徙天下死罪者實之遂
置安西都護府以控制西域魏徵諫以爲疲弊
中國以事遠方請罷之太宗於徵言聽計從而

獨不聽其諫以罷西州可英主之見遠矣後至代宗借土蕃兵破回鶻許以安西北庭之地李泌切諫以為此地控制西域五十七國不可與之代宗遂止後雖不久而陷於吐蕃然使先棄之則內地無藩屏當不待陷西州而繹騷矣夫人君蒞中國而撫四夷惟沙磧之區瘴海之外風氣之所不齊教化之所不及雖不城其地不臣其人可矣至於幅員相連得寸則寸安得尺則尺安惡可以為無益而輕棄之若必求貢賦

之沃壤則是富家翁欲盡買負郭良田以為子孫業而甘以瘠鹵之地棄諸人豈宇宙民物之主哉　朝廷棄大寧南棄交趾西棄燉煌尤為失策之甚　明良代作當必有興復之者不然其不為全盛之憾乎愚因太宗之不棄西州而推衍其說及此

稱唐有功之賢相者創業則曰房杜中興則曰姚宋而未嘗言李泌之功也愚以為唐自狄梁公以後社稷臣惟泌一人而已泌之功不在佐

肅宗於傾危之日而在於定代順之儲肅宗寵張良娣立為后靈武之議首唱於建寧而帝以良娣之譖殺之良娣有二幼子時代宗在東宮有克復兩京之功良娣日媒孽太子之短而欲奪嫡代宗之危蓋岌岌矣且殺建寧帝以為安太子也而不知太子對李泌道建寧未嘗不流涕則其父子之嫌隙當何如哉非泌旁譬曲喻夙夜數百言以解帝心則代宗之廢不日矣代宗廢唐事未可知也再傳而至德宗順宗為太

子以德宗之猜疑而遇李昇之事必欲廢順宗而立舒王使不得泌以百口保太子反覆千餘言則順宗不得立矣無順宗是無憲宗也無憲宗則唐之亡不日矣是二儲位之定者皆泌之功也德宗多忌功臣一日李晟渾瑊等在帝屏後泌於帝前呼晟等曰今諸臣功高忌之者衆願

陛下推誠信任勿使諸臣被韓彭之誅則天下幸甚由是諸臣皆感泣而帝亦大悟晟等亦各以功名終而人心不去唐者孰非泌之隱

功也李懷光奉天之功欲一見德宗沮於盧杞使當時有正臣從旁一言喻帝則德宗不再蒙塵矣由此言之泌諭帝以保全功臣其功可勝道哉代宗所以能紹其業德宗所以能保其終憲宗所以能復其烈皆泌成之也雖然泌之學深矣方其與肅宗為布衣交也不肯領宰相之秩及其見忌於元載則容領代宗意為浙西觀察判官使泌不知處變而猶亢節當不免於陳賓之禍矣始肅宗之成功也自謂有五不可留

而歸衡山及德宗特相之也乃謂錢穀甲兵不可分委諸人竟卒於位而不惜其出處之大義如此然則泌豈特唐社稷臣哉愚以為三代而下有聖人之權者惟泌一人而已陋哉史臣之論泌曰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嗚呼以泌之淵識寧不知神仙之為謬也第談家祿真假其術以養心耳史臣乃以此短之不亦疎且謬乎故曰陋哉史臣之論泌也

愚嘗讀前史見石勒之言曰大丈夫行事宜磊

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嗚呼勒雖一方之梟雄其言則萬世不可廢者也愚以爲曹馬之迹雖同而其實不能無辯漢自董卓之亂天下已不屬漢矣操起而收之獻帝之初本非以託孤寄命委操也而操剪除羣雄幾乎海內使漢業不絕如綫者謂非操之功不可也是以操因人心而竊漢蓋亦天命之有歸爾若司馬懿則親受魏明之託者也竊公權歸私門以自

植其勢然其身不過位大將軍而已幸而二子相繼以成其志然必四傳始廢魏而稱帝吁亦難矣至於欺人孤寡狐媚以取天下三代以後皆未有若宋祖之特甚者也何則周世宗不世之英君也宋祖親受世宗之奇遇為殿前都點檢初非有曹馬之功也一旦世宗崩正宜協力輔其孫以全宗社可也若主少國疑姦雄四起幼主不幸而失國吾雖取諸他人之手亦可也胡乃世宗之骨未寒遽扼其孤而奪之於心何

忍乎當是時五代而入易姓天下習見其流風之不足怪也故於宋祖且安之不然海內五尺之童凡有臣子之心者皆得操戈而擊之矣幸而上天厭亂宋祖恭儉仁厚天命遂歸之使其無成又當在王莽桓溫之下矣然則宋祖不特為萬世帝王之罪人實石勒之罪人也吁莽溫特不幸而敗宋祖特幸而成耳尚論帝王者毋以三百年之祚而追其誅也哉

蒹葭堂稿卷六

陸楫思豫著

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恢復中華之正統人謂闢乾坤於再造功高湯武不但邁漢唐宋而已愚以為此固天命　聖神為千古除兇為百王雪恥無足異者但　高皇即位改元之年已混一四海在位三十一年身致太平壽七十有一諸子二十餘人親封王爵星布海內古今帝王之全福亦我　高皇一人而已

孝康敬皇后張氏　孝皇配也　孝皇平生無別幸與后相得甚歡后二弟俱封爵勢傾中外有仇家奏其侵民業為庄田者　上命司禮太監蕭敬刑部侍郎屠勳太理寺丞某往勘之敬與勳等俱秉公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擬敬復命於內廷遣　上與后方對膳后聞甚怒曰外邊官人每無狀猶可汝狗奴亦若是耶　上亦佯怒且罵及后退呼敬曰纔所言非我本意汝得無泄與語耶恐外邊官人每聞之驚破膽

也欲力辯未嘗聞于外　上猶不信即遣人各以白金五十兩賞二勘官且云偶與后有怨言特戲耳恐爾等驚怖以此為壓驚又進士潘鐸新除給事中進一疏數日不下忽一日　上退朝入内急宣潘鐸時鐸以疾不在有同官一人代鐸跪進　上面諭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我即欲批出令其回話以其新進恐挫其銳爾汝可諭之君父之前何其不慎也鐸聞感懼又都察院左都御史戴恭簡公珊為　上倚任甚

切公久有疾乞休不允以兵部尚書劉忠宣公
大夏為 上所信任特浼其代言于 上一日
忠宣奏事畢附奏曰戴珊病篤願 陛下姑放
歸以延其生 上從容問曰此汝自言抑珊浼
之言耶忠宣對曰不敢欺此實臣往視珊疾珊
力浼臣言爾 上即曰汝為朕致意天下尚未
平珊何故欲去耶忠宣以告珊珊感泣不復言
卒于位

者類欲禁奢以為財節則民可與富也憲

先正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論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者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為生者也何者勢使然也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於蘇越俗之奢莫盛於杭

奢則宜其民之窮也而今蘇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不知其幾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衆也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遊遊必畫舫肩輿珍羞良醖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幾故曰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族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

梁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羨補不足者也上之人胡為而禁之若今寧紹金衢之俗最號為儉儉則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諸郡之民至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凡以其俗儉而民不能以相濟也要之先富而後奢先貧而後儉奢儉之風起於俗之貧富雖聖王復起欲禁吳越之奢難矣或曰不然蘇杭之境為天下南北之要衝四方輻輳百貨畢集故其民賴以市

易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見於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於奢使其相率而為儉則逐末者歸農矣寧復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處海濱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諺號為小蘇州游賈之仰給於邑中者無慮數十方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頗易為生爾然則吳越之易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濟之耳固不專恃乎此也長民者因俗以為治則上不勞而下不擾欲徒禁奢

可矛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國朝成化弘治間大學士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同朝雅相敬愛劉壯人體度嚴毅在内閣凡事獨秉大綱其學問不事博洽丘南人則博極羣書為一時學士所宗所著有大學衍義補等書一日劉對客論丘曰渠所學如一倉錢幣縱横充滿而不得貫以一繩譏其學無大綱也丘公聞之語人曰我固然矣劉公則有繩一條而無錢可貫獨柰何哉士林傳以為雅謔二公

雖名位相抗而劉相孝廟二十年碩德重望卒受顧命稱本朝賢相丘之所就似為不逮相業豈以博洽為貴哉

自隋設進士科至宋則定甲第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或二十餘人及國朝我　太祖高皇帝定制進士第一甲例取三名釋褐日即授翰林脩撰編脩等官儲之館閣以備台輔其重無以加矣然讀蘇老泉之文有曰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十餘年未有不為

兩制者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多而銓選資序
或亦以三人為重國朝之制亦祖其意而為之
與然亦可考矣
邑先達有沈雲者字子龍以鄉進士就教擢國
子學正夜忽夢一婦人囚服再拜曰妾名迎春
以冤抑入死獄公其為我釋之沈不知所謂及
丁外艱歸服闋上天曹補選復夢如初已而除
授河南汝寧府通判到任與諸僚就公宴忽上
司委一獄詢來勘太守勞宴畢即謂沈曰有婦

人迎春死犯事君初政當一審鞫之沈愕然道前夢諸僚皆以為異遂為此婦白其寃復審知此婦入獄未久計得夢時其婦尚未獲罪也吉凶事前定類如此

人謂唐宣宗之弑太皇太后郭氏宋太宗之弑藝祖元文宗之弑明宗將以為必無則三君之心迹有可疑君子不得強恕以隱天下之大惡將以為必有則三君之狀實無明據君子不得深文以成天下之大憝皆可為千古不決之疑

狀

本朝不設丞相惟翰林官遷至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禮絕百僚人稱為宰輔自設科以來由狀元至內閣者尚書胡文穆公廣太傅曹文忠公鼐少保陳公循太傅商文毅公輅學士馬公愉太師彭文憲公時太傅謝文正公遷太保費文憲公宏太保顧文康公鼎臣僅九人狀元年最少者即費文憲公登第時年二十最長者曾彥登第時年五十四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自周以來不設專官為大臣兼秩俱文階之極也本朝循 高皇帝革丞相陞六部為正二品故職官以尚書為極三公秩正一品三孤秩從一品俱為大臣加官然三公惟公侯伯才望顯著統兵掌府者乃得遞次加之文臣內閣大學士及兵部尚書其加秩則周流三孤止於少師而已殁則以三公為贈官天下政權皆出文臣右文而左武自然之勢也故 朝廷法不得

不借加秩以低昂之典　祖宗之深意也三公以太師為極自開國迄于今文臣贈太師者尚書三人蹇忠定公義儀忠襄公銘王端毅公恕內閣大學士十二人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李文達公賢萬文康公安劉文穆公吉彭文憲公時徐文靖公溥李文正公東陽劉文靖公健梁文康公儲張文忠公孚敬共十二人餘贈太傅太保者不能勝紀

尚書吳文定公寬字原博號匏菴蘇之長洲人

少有異質屢試於鄉不第年三十餘得充邑庠貢務博學攻詩文不專治舉子業決意不就場屋偶於一士大夫家作聽鳥軒記一篇懸之堂上忽一達官見之稱羨不已問其人主人以實對達官乃苦勸之就試公從之遂舉于鄉壬辰試禮部第一　廷試狀元及第仕至禮部尚書文章器識為館閣名臣所著有懿菴集行於世士之通塞信有時也又公少有介行聞于鄉偶百里外一富家主方幼有妳在延公為館師其

家有婢及笄窺見公姿容心悅焉朝夕輒以肉羹遺親婢竊通意於公公恐見汚乃求見其主毋懇以他故辭館去人扣之公終不言及後其女物故公晚年始道與以訓示子孫其厚德如此

沈周號石田吳中名士也博學工詩畫放浪山水間隱居不求仕進晚年嘗有詩戒其子云銀燈剔盡謾咨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白日難消頭上雪黄金都是眼前花時來一似風行草運退

真如浪捲沙說與吾兒須努力大家尋箇好生涯雖語涉俚然亦有意趣可論及易簀時口占一律云了却平生事已休又承仙詔赴瀛洲清風明月人三箇野草閒花土一丘夢短夢長終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于今六竅茫茫去不管人間春復秋詞意淒婉聞者為之墮淚又晚年一感興詩云今日殘花昨日開思量年少總成埃數莖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終是夢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

直待兒曹自老來 俱直寫性情不假修飾

本朝靖難死事之臣以天台方孝孺為首孝孺博學宏材少時嘗過嚴陵釣臺有古詩一章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却向桐江釣烟水此不獨工於詩亦天下第一等議論也

本朝兩幾十三省鄉貢士俱有定額雲南貴州二省以夷方地僻解額獨少二省鄉試士俱合

試于雲南共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四貴州二十一其後貴州士苦于就試雲南嘉靖丁酉巡按御史王杏題請乞分科　詔行之是年雲南解額增至四十名貴州解額增至二十五名共增十名矣湖廣解額八十五名庚子撫按合請于朝以湖廣乃今　上龍潛之地　皇考獻皇德化所及乞增額　詔增至九十名　本朝慎于舉士類如此

太師劉文靖公健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

在翰林二十餘年成化末入閣典機務又二十年官至少師大學士老成忠直海內翕服弘治末受　孝皇顧命正德初元以逆瑾將用事公懇疏乞休歸田時年七十四家居蕭然如布衣坐一帷中不問門外事者十餘年享年九十四而卒子東弘治丙辰進士本朝卿輔德望福壽之隆無與為比嘉靖初太師大學士楊一清號邃菴家君嘗受業者才略蓋世所在輒有政績故事不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雖有數人然皆

出自特恩簡用不得為例公其一也已而歸田年七十餘今　上特起公於家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文靖文靖出見公辭色甚倨徉問曰我記汝亦曾為閣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既為閣老而復出作總制内閣體統為汝一人壞盡矣公亦細云　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仍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二孫陪茶揚公大慙而出文靖雖辭嚴誼正然覺太峻雖下此恐不能當況

勢位顛傾者乎第楊公服義能受先達正言皆
盛時事也近世有登樞要雖先輩長者亦皆曲
為面諛以取容悅而後生得志祿位相抗便不
能受正言於人遂使世道愈下古誼不復二公
遺響邈哉不可及矣
嘉靖己丑遂菴楊公為首相　上倚注甚切時
議禮諸公受知于　上相繼登樞要尚書霍文
敏公韜時為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　上大
怒削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

盡有太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家蠱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寫資勞例得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弔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顧公無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為人所陷波及汝父輩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

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蕪葭堂稿卷六終

蒹葭堂稿卷七

陸楫思豫著

太保贊文憲公年十六領癸卯鄉薦赴試禮部道經呂梁洪時公從父某爲主事有事於此一見公即曰吾姪此行不第當卒業北雍公愕然問故答曰近得一夢吾見姪在北監領籤出館籤上寓彭時二字彭公狀元宰相也吾姪勉之已而公是年果不第即入北監讀書專事博洽以資藻學至丁未果狀元及第官至少師太學

士許得謚時趙公尚在及後彭公卒于官謚文憲公以嘉靖乙未涌名入閣亦卒于官謚亦如之二公不但科第禄位偶同雖考終賜謚如出一轍亦異矣

古者天王教世子必齒讓於學曰有君在則禮然有父在則禮然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王魏不死建成之難後之君子猶或宥之謂宮臣亦天子之公臣非太子之私臣也自漢以來先王之法變易殆盡而羣臣於太子未聞有稱臣

者此綱常大義也哉　皇明治教卓越百王獨

高皇晚年欲崇重東宮制令百官奏事東宮

者俱稱臣自是天下司府州縣每歲逢　聖誕

有萬壽千秋二節是分明二上矣恐先王垂世

立教之意不若是也又喪制古者父在而母服

齊衰杖期父死然後為母如父服此嚴祖敬宗

之大義也至唐武后與政時上便宜十二條其

一欲令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為罔極之恩一

也雖制與父同然猶不敢服斬衰沿於宋元亦

廢猶知有大義也至　本朝則父毋之服不分存亡俱服斬衰矣獨祖在嫡孫爲祖毋不承重尚沿舊制爾庶子以官秩受封嫡毋在者止封嫡毋生毋不得受封此亦厭於嫡毋之義也至於嫡毋在而生毋亡又仍服斬衰與嫡毋同於義乖矣且我　高皇嫡庶之辯甚嚴親王及正妃年五十無子者方許立庶長爲世子故今建儲之法亦必立嫡然　東宮登極雖正后在者生毋即並尊爲　皇太后無復有厭於嫡毋之

義矣此制三代以上不可考自漢以來無有不沿此制者按先王重嫡之法則天子生母厭於嫡母者止宜尊為　皇太妃嫡后崩始宜追尊為太后則大經正矣此皆綱常之重者使復古之主出焉稽經按禮著為定典以正萬世之大經其功豈小補哉

每見館閣諸先達對後學縷縷道　國朝典故先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見　國朝前輩撰錄得一二事便命不肖熟讀而藏之

蓋士君子有志用事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濟此先儒所以貴練達朝章而魏相條鼂董之對特見重於　朝廷良亦為此朱文公有言知古不知今者葉正則也知今不知古者陳同父也既知古又知今者呂伯恭也今世學者儘有務為博洽不忘當代事故一聞及　朝廷典故及一代之典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眾恐其見諸施為自多窒礙宜識者目為俗學無足怪者

濟邑士有楊學禮者別號東濱少負文學竟落魄不第與家君學士為忘形交予童子時嘗憶其春興詩二絶云菖蒲枸杞滿庭栽書閣垂簾半掩開蛺蝶不嫌春色澹隔墻飛去又飛來頗有天趣又晚年和家君秋興一律云風物蕭踈兩鬢絲感懷常在夜深時心灰未冷金猊熱首級無功鐵馬悲杜宇敢言遊子怨芙蓉空帶美人姿山家自有陽春調不與多才宋玉知亦可謂寫出心事矣

吳中名士陸楠登鄉薦上南宮不售歸過揚州鈔關有部官司關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向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　明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下第士聞者為之絕倒

嘉靖庚子予自京師還過淮陰漂母祠見題古詩一絕於壁間有云賢哉一飯恩千載猶廟食如何漢諸陵寂寞生荊棘吁可以志感矣

予嘗有理外之論物外之想人稱天子富有四

海之内所謂四海者今中國以交廣為南海遼
渤為東海西北二海則僻絶夷虜不知所在予
嘗狹隘中國我　皇明疆域不減漢唐盛時而
今京師之北不五百里便為大漠　天子獨以
三面控制萬里其西域北虜所占又不知其幾
何然則四海之内　天子所統馭者或不及十
之一二未可知也昔人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尊親不過誇揚之爾
非實録也毎恨初開闢時天不分華夏何不環而

海以為家四面皆數萬里無山川沙漠之限隔盡為平陸撤華夷備禦之勞則君相代天撫治當千百年雍熙而不變豈不快哉抑豈造化之氣不齊而華夷險阨正所以警戒人君以神上天予奪之柄如予所擬則有驕奢之主如隋煬陳後主者出焉雖環海為酬生民盡為虀滅而人亦莫之禁矣此造化開闢之意也雖然後一元數盡復混沌而開闢安知不如予所擬耶又嘗謂生人貧富不同盡由衣食尤費天下之民

生者穀食也惜天之生人百骸諸臟皆具何不
別生胃臟令人皆飲水而生土地所產惟植桑
以供蠶繅植茶以鮮燥渴植稉柟諸材以為宮
室使奇花異卉遍天下不復知有五穀則生人
無甚貧與富而逍遙逸樂皆可以永壽豈不快
哉何獨以五穀之費萬累皆從此起五味之入
百病皆從此出上有呑吐之勞下有便溺之汚
一何其煩勞之甚也抑豈造化將役人於不靖
必使勞勞擾擾俾萬有不齊方成世界耶又安

知一元數盡復混沌而開闢不果如予所擬也
好事者聞予二説無為一捧腹云
今世士大夫居鄉居官相反有二事好名者居官時頗能以志節自勵人皆信之及其退而居鄉則掊克里閈邀結守令以求富其家甘為鄉人所賤惡而不恤貪利者或居鄉時巧飾清謹求為鄉黨自好至於居官則饕取盈溢忍棄繩檢甘就黜落終身自以為得計要之皆士風掃地習俗澆漓乃有此等士大夫予嘗觀羅一峯

先生丙戌初及第時有家書一封云列位叔父
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為太祖
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
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
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
足以安　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倉生足以
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脩如南渡之文丞相者
是也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
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

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污　朝
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
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燄
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
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子姪
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
則子弟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
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
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懲成我做

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鬬爭不肆强梁不敗鄉里不淩宗族不攖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自住基無賣此又愚也

其所以為此計若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哉若不仕者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

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
世間安有此等好人我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
我在此　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
天下為己任况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
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
是愛官職底人丟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
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君使我以區區官勢來
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但中間有
等無知子弟不才奴僕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

須戒之慎勿以吾言為迂也其志節如此居鄉
可知矣又有為懷慶守謝世脩作諭屬文一篇
云　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
親民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於一邑守
民父母於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
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饑而
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
知其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
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

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為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於古人哉方其含哺猷敲鼓篋庠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真可翺翔古人而大蔑若輩也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炙妻子之浸漬淫朋比友之慫慂附和則前

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嗋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櫃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仟以買居則太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與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 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為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為子孫則

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為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免也隱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迺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為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為吾屬者尚監於茲以誠存心以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

勤蒞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寮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乎可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毋悔其志節如此居官可知矣近肴薦紳士將二書鋟梓傳播四方予每懸之中堂時一讀之未嘗不擊節歎服彼如前所云者觀此足以自惕矣

方洲名名字實夫四川遂寧人嘉靖戊子首解於蜀己丑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年方二十五至壬辰歲上疏論時政四事忤旨謫戍未幾蒙

恩釋歸先文裕公嘗蜀左轄時嘗刺劉知幾史通因索方洲序之方洲清節碩學久負時望予嘗搜先稿見方洲詩一律蓋獲邸報見薦剡因有感而作聞道天邊有薦書遥思往事渺愁予疎才賈誼堪長謫多病相如喜索居但得紅霞生丸髓不須丹鳳到茅廬　天王遠識孤臣僻一任飄零賦子虛予每愛而誦之可以想見其人矣

先文裕公以祭酒在講筵面奏外謫將十年仍

自外藩內補尋復翰林奉　命與尚書張文定
公邦奇同脩　玉牒日事館閣頗承　聖眷辛
丑自陳得歸求幾文定亦南擢越二歲　上在
西苑語大學士石門翟公鑾以翰林無人因問
張邦奇陸深何在翟以實對　上曰二人才識
何如翟對曰陸遠過於張　上曰我記他曾出
作提學官翟曰是外謫通還　上復曰是桂
萼害他桂太傅文襄公也往在內閣以先公
面奏忤意因亦沿不意歟　聖明洞過記憶如

此子孫大焉何以為報耶
常熟楊夢羽名儀別號五川官至按察副使學頗該洽未達時嘗題詩虎丘山有一聲黃葉楚天秋之句先文裕公為史官時嘗登臨見之愛焉偶過蘇見有極道夢羽之學者因為先容先公云是一聲黃葉楚天秋楊秀才耶願見久矣遂握手極歡而別後嘉靖間嘗同朝相與尤厚
我　太祖高皇帝生二十四子傳至今百八十年矣除以事削籍外尚存十五府及　列聖所

封親支星布海內共三十三府今　玉牒幾十
萬口因我　高皇崇重後裔自親王初封支庶
至八世方止于奉國中尉秩猶從六品並縻廩
祿經賦不繼將軍中尉之家若於關給失時不
霑實惠至貧窘不能自立慕庶人作商賈而不
可得識者之憂非一日矣但　祖訓昭赫誰敢
輕議予書生懷杞人之憂每竊仰屋長筭為經
久之策僭書求正以俟　英君賢相采擇焉夫
高皇以親王郡主將軍中尉世次分八位其

制甚詳今就第一世為初封親王許嫡子孫世襲初封者每歲支祿米二萬石襲封者一萬石除嫡長子襲封親王外餘子皆封郡王每歲支祿米二千石自第二世以下皆如制不易外若郡王之子則嫡降一位庶降二位如郡王長子為鎮軍餘子則為輔軍鎮軍長子為輔軍餘子則為奉軍輔軍長子為奉軍餘子則為鎮尉奉軍以下同至奉尉則自親王以來為五世當斬其餘不分嫡庶俱稱宗庶人每月支祿米五石

若有志讀書者照依民間俊秀一體送入學校聽其科貢出身做藩親不得內補例稍為限制其餘遷擢黜革悉同異姓以示至公有欲商賈四方以自給者亦聽從有司關給路引以行回籍之日付本府長史司驗引發落送有司附冊填註以憑撫按刷卷類查仍啓 王知許其朝見而退以篤親親之義生女則郡主以至鄉君例有五等亦宜遞減常祿之半以益宗支此則隆大宗而殺支庶為宗室者亦不得而生怨也

如此則不必別爲之制而天下祿米較之往日可省數十倍十餘年及減損既多常賦可給則請特勅有司務須按時關給俾霑實惠而其爲士爲農爲商亦各聽其自便如漢唐之世則宗室之人視向之若於束縛而不暇自給者今必欣然樂從之矣苟不行此法而天下有不坐困至於無策者吾未之信也

蒹葭堂稿卷七 終